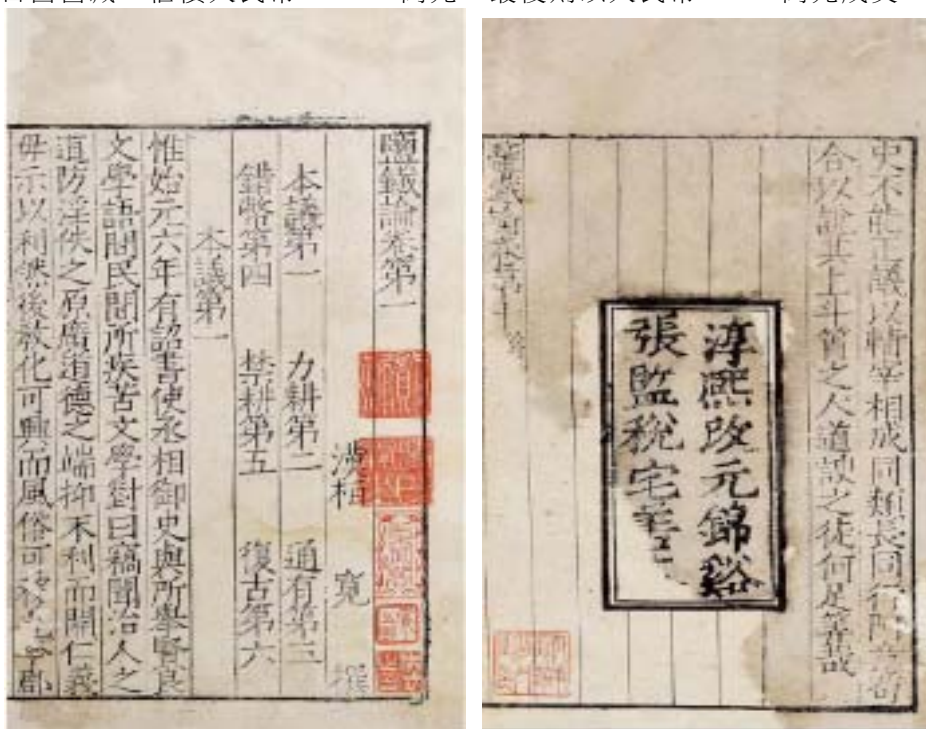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出版史研究

### 從丁日昌藏「宋刊」《鹽鐵論》說起

郭明芳\*

2016 年保利古籍秋拍(2016 年 12 月)出現一部「明刊本」《鹽鐵論》(拍號 256 號)六冊。此本鈐有馮武之印、馮氏開本、馮氏圖書、湖南資陽道尹之印、丁日昌字靜持號禹筮、松竹閣與盧平之鈐<sup>1</sup>等印。《拍錄》稱「是書九行、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單邊，金鑲玉裝，書品佳。後有牌記。」此部《鹽鐵論》為丁日昌舊藏，估價人民幣 2.5-2.8 萬元，最後則以人民幣 12.65 萬元成交。



丁日昌藏《鹽鐵論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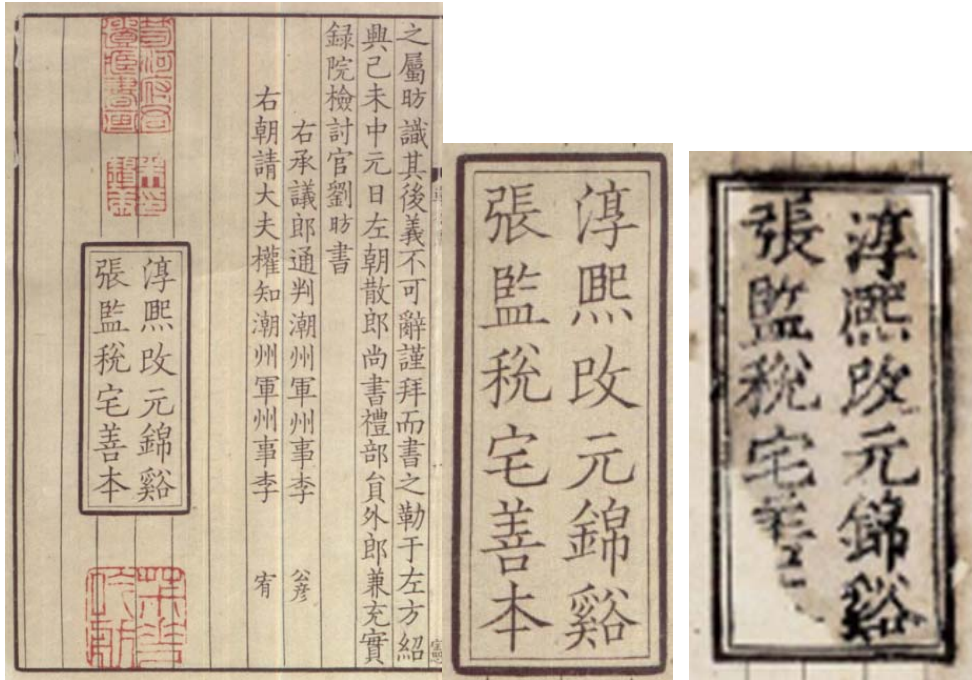
事實上，透過《拍錄》書影可以知道該書牌記為偽記無疑。除此之外，筆者於查檢此書資料過程中，見有葉德輝與傅增湘二人對此書版本問題爭議記錄。葉、張二人皆近代著名版本目錄學家，兩說孰是，筆者於整理諸家見解時，發為本文，討論此書作偽時間以及對、張二說評駁。

\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。

<sup>1</sup> 盧平為已故嘉德拍賣負責人陳東之親弟，當代湖北藏書家。關於盧平藏書事蹟，詳章力撰〈盧平松竹閣：兄敬弟恭，各有所成〉，芷蘭齋微信公眾號。

### 一、丁日昌所見此書及其作偽時間

此部《鹽鐵論》，十卷，漢桓寬撰。版框單欄，高廣 27.9x16.9 公分，每半葉九行、十八字，版心白口，單白魚尾。卷一卷端題「鹽鐵論卷第一」，次行題「漢桓寬撰」，「桓」敬避末筆。卷末有牌記「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」。由於此本明顯為明刻樣式，然其底本應與宋本有關。再透過《拍錄》觀之，卷末牌記作偽之跡甚明顯，顯然是經作偽的偽牌子。按，張監稅宅牌子，或取之南宋淳熙元(1174)年浙江所刊《昌黎先生集》(框高廣 17.3x11.1 公分)，此可詳昌彼得〈宋淳熙浙刊昌黎先生集〉一文<sup>2</sup>。再與真張監稅宅牌子相較，此偽牌字畫有差，且牌記比例亦有所失調。然清代古籍流通不易，僅知其名，未聞其實，書估作偽亦無法如實描繪。



《昌黎先生集》與丁藏《鹽鐵論》張監稅宅牌記比較

而是本乃 1865 年丁日昌得之上海者。莫友芝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》：

《鹽鐵論》十卷。宋本。漢桓寬撰。每半葉九行、行十八字，第十卷末葉有「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」二行楷書木記，紙墨亦精雅。...

乙丑春，上海市出，豐順丁禹生觀察所收，暇當取家藏明本一校。<sup>3</sup>

<sup>2</sup> 引見昌彼得著《增訂蟬菴群書題識》(臺北市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97 年 10 月)，頁 253。

<sup>3</sup> [清]莫友芝編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、邵亭書畫經眼錄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8

作偽牌子是何時作偽？由於此本有丁日昌藏印，檢丁氏《持靜齋書目》與《持靜齋藏書記要》<sup>4</sup>皆著錄。《持靜齋書目》卷三作：

《鹽鐵論》十二卷，宋刊本。半葉十行、行十八字，末卷末葉有「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」二行木記。首有乙巳孟春馮武題識。武，班之猶子也。（頁 202）

又《持靜齋藏書記要》卷之上：

《鹽鐵論》十卷，漢桓寬撰，宋刊本。每半葉十行、行十八字，末卷尾有「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」二行楷書木記。首有己巳孟春馮武題識，云：「以贈平原文虎道兄。」武，班之猶子也。文虎，不知何人。己巳應係康熙二十八年。（頁 535）

兩段引文大同小異，惟可注意，丁得此本時已有偽牌記，故或可知此本當是清代末期書估作偽。

其次，丁氏兩《錄》對所謂馮武題識年份著錄有異，一作「乙巳」，一作「己巳」，又後者作「康熙二十八(1689)年」，故知為《書目》誤記，當以《藏書記要》所記為確。又所記卷數亦應以《藏書記要》所記十卷為確。

馮武題識全文，據莫友芝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》記：「先太史藏書萬卷，子孫不能讀且不知愛惜，即宋元經版嘉書，盡化為蝴蝶飛去。吾能無念乎？茲《鹽鐵論》十卷，相傳宋版，末有『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等』字，余素愛寶之，不敢批點。又得副本，遂以此贈平原文虎道兄。因文虎文墨筆硯之好，與吾同病，在環堵中無異於別館也。時乙〔己〕巳年暮春河漢馮武謹識。」

此書既是丁氏得時已見偽牌記，故可知其非宋刊本。此書既非宋刊，從版式、文字看，應明刊無疑，故此次《拍錄》作「明刊本」。

又此本是否真為馮武舊藏？應非是。傅增湘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曾言此本「卷首馮武跋亦偽」<sup>5</sup>，故可知鈐印亦非馮武所印。

而此書為書估作偽，結合偽跋與偽牌子，或可瞭解書估作偽動機。書估取以罕見明翻宋刻本，偽以宋人牌記並清初藏家偽跋，以書籍流傳有緒，取

---

年 1 月)頁 31。

<sup>4</sup> [清]丁日昌編《持靜齋書目·持靜齋藏書記要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12 年 12 月)。

<sup>5</sup> 引見傅增湘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9 年 4 月)，冊二，頁 491。

信買家。惟作偽之跡拙劣，可作為清代書估作偽之活教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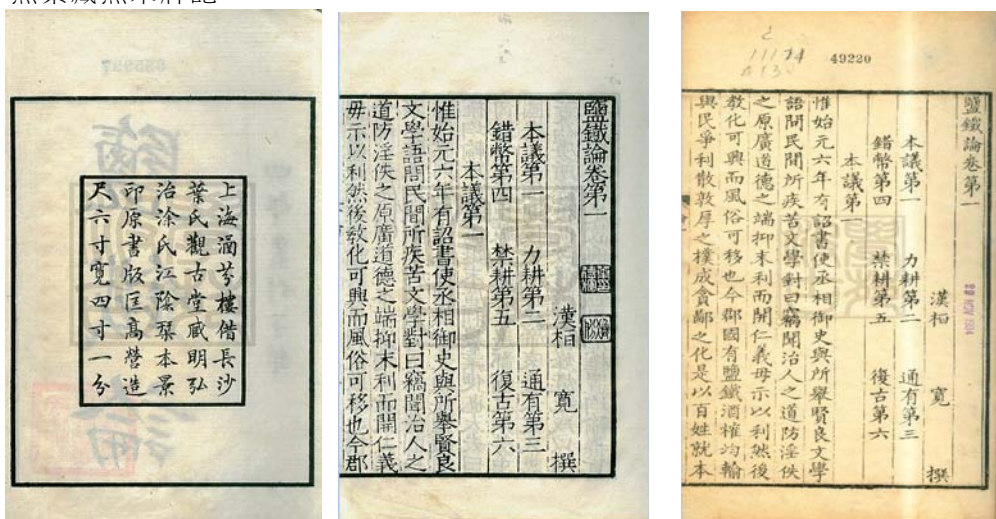
此本既是明刊本，其詳如何，仍須進一步探究。

## 二、葉德輝以為明弘治涂禎刊本

談及此書版本，首先會想到收於《四部叢刊》的本子。《叢刊》著錄為明弘治十四(1501)年涂禎刻本。《四部叢刊》為民初上海商務印書館所編的大型古籍叢書之一。其所收古籍均借自當時藏書家珍貴藏本影印，以精良著稱。另一中華書局雖有《四部備要》，然其所選版本則較普通，不如《叢刊》之精。

《四部叢刊》所收《鹽鐵論》即葉德輝觀古堂藏將所藏者借予影印。此見於《四部叢刊》書前牌記：「上海涵芬樓借長沙葉氏觀古堂藏明弘治涂氏江陰刊本景印，原書版匡高營造尺六寸、寬四寸一分。」

吾人取《四部叢刊》影印葉德輝藏本核對丁氏藏本，則知兩本為同版，然葉藏無宋牌記。



《四部叢刊》本《鹽鐵論》書影 嘉慶十二年張敦仁刊本《鹽鐵論》書影

《四部叢刊》編纂時，葉德輝熱心地指出原欲收書版本缺失，並允諾出借或介紹其他藏家所藏善本。前者如此《鹽鐵論》即其一，後者如收於《郎園山居文錄》卷下之〈與瞿良士借印四部宋元善本書啟〉，或近十年古籍拍賣所見葉氏致孫毓修等人書札。當年《四部叢刊》版本選取上，葉氏曾提供不少資訊，如見於葉致〈夏敬觀書札〉<sup>6</sup>言：「此書一成，信為空前絕後之作。惟其中有待商榷者...」。

<sup>6</sup> 引見王逸明編《葉德輝集》(北京市：學苑出版社，2007年7月)，冊四，頁395。

而對於《鹽鐵論》一書，《叢刊》欲以清嘉慶間張敦仁翻宋本為影印底本，葉氏則不以為然，在前述〈致夏敬觀札〉云：「《鹽鐵論》張敦仁刊本不如明涂禎仿宋九行本。張刻十行本所據為明人重刻涂禎本。涂禎原本乃仿宋張監稅宅本九行十八字，非十行也。余有此本，又有一九行本，字體圓活不似涂本方版，蓋萬曆中重刻涂本也。」

葉德輝將此書訂為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，另一本字形較圓者則為萬曆間重刻本。葉說似有理。葉氏相關考論見於所著《郎園讀書志》弘治涂禎本與嘉慶張敦仁本二條。

《鹽鐵論》十卷，明弘治十四年涂禎仿宋刻本。莫友芝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》載有宋本《鹽鐵論》十卷云：「每半葉九行，每行十八字，第十卷末葉有『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』楷書木記，豐順丁氏舊藏。」按，此部丁禹生中丞日昌《持靜齋書目》所載之宋本也。明涂禎翻宋嘉泰壬戌刻本行格與此同，惟無末葉印記。嘉泰壬戌上距淳熙改元凡二十八年，蓋又據張監稅宅本重刻耳。此本即為涂刻，前有弘治十四年吳郡都穆序，行格與宋本同，桓寬之桓字及書中匡字均沿宋諱缺筆，在明人刻書可謂極有家法可也。世行張古餘敦仁所刻涂本，改易行款，彼據明人重刻別本，故誤以為即涂原刻。由於當時涂刻原本不易見耳。每慨東南兵燹以後，舊版書籍稀若隋珠，從京師求張本不可得，回南後，始無意於故書攤中獲周氏《欣紛閣叢書》中有此，即係張刻，旋以贈之友人，門下劉校官筆隅影寫一部，又獲存之。張本初印乃係單行，其版後歸周氏，併入《叢書》，亂後版失，即此亦少傳本。此外所見明胡維新《兩京遺編》本，亦據涂本重刻。又有張之象注本，訛脫頗甚，為通人所非，盧抱經文弼謂其擅改古字音，皆以《永樂大典》、涂刻兩本校正之是也。甲午、乙未之間，元和江建霞編修標督學湖南時，出其所藏元本見示，每半葉十三行、每行二十五字，書中注往往脫落大段，字體損俗，殊不耐觀，以其為元時舊本，故影寫一部以備參稽。明時又有錫山華氏活字本、太玄書室本，見楊紹和《楹書隅錄續編》校明抄本後跋。大抵皆在此本之後，不如此之源出宋本為可依據也。宋刻世固罕見，涂刻不失虎賁中郎，惜涂本又不易觀，故孫淵如星衍《祠堂書目》所載本尚係影寫張刻祖本，盧抱經所見者同。惟近日日本森立之《經籍訪古志》載有涂刻本云：「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」者，確係涂刻原本，孤懸海外，未知何日珠還？則余此書固當與宋本同其珍貴矣。卷首有玉函山房藏書六字朱文印記，曾經歷城馬竹君國瀚收藏，善化有張姓於

山東購歸，輾轉為余所有，狂喜不寐，故詳記之。光緒癸卯長至燈下。<sup>7</sup>

又：

又一部。嘉慶丁卯張敦仁刻本。明弘治辛酉涂禎重刻宋嘉泰《鹽鐵論》，其原刻每半葉九行、每行十八字，余有其書，此據嘉靖三十年倪邦彥重刻涂本翻雕，每半葉十行、每行二十字，當時顧廣圻為張敦仁校刻時所見即倪本無重刻序者，因留涂禎識及都穆序，故誤以為即弘治原刻耳。宋嘉泰本乃重刻淳熙改元張監稅宅本，莫友芝《宋元舊本書經眼錄》所稱丁禹生中丞所藏宋本是也。莫云每半葉九行，每行十八字，而中丞自撰《持靜齋書目》誤載為十行十八字，是又多一重疑案矣。丁書余於光緒丙申，從中丞嗣君叔雅茂才京師行笥見之，每半葉九行、每行十八字，款式與余藏弘治涂刻本同，亦與莫氏所言合。戊申客江寧，訪江寧繆太夫子小山先生於省居顏料坊寓宅，談及此書，余歷舉顧、張之誤，先生愕然，隨於插架檢示涂本，謂為顧、張所據而實則倪本無重刻序者。後檢先生《藝風堂藏書記》考之，有云「此為張古餘影刻之祖本，明時刻於江陰，尤為難得。」是則先生所云亦沿誤久矣。此本為張刻初印本，重刻序以為涂刻而孰知不然，百餘年疑案至余而始斷之，可云快事。余向有此刻本，曾影寫一本以原本贈友人，後得弘治本，又思有此本一證，而十餘年不一見。今幸重得，又閱滄桑，是當珍重比於明刻，不得以尋常書帕贈人之物例之也。壬子六月望日朱亭山民葉德輝記。<sup>8</sup>

然其所考，以丁日昌藏本為基礎，本已有問題，據此所為推論或亦有誤。蓋吾人有簡單明刊本辨識知識，很容易可知道此應非弘治間(明初)刊本。關於此點，傅增湘曾提出反駁，惜《叢刊》仍收入葉書。

潘景鄭《著硯讀書跋》「譚復堂手校鹽鐵論」條曾記：「丁氏持靜齋著錄淳熙宋本，蓋書估以正嘉間覆本黏附木記，藏園先生曾扶其隱，而疑邵亭不應隨聲附和以喪失其精鑑之譽，實則邵亭審辨版本，固非能事，嘗讀所著《經眼錄》一書，其所載宋元本，誤者不勝枚舉。」<sup>9</sup>

### 三、傅增湘則以為明正嘉刻本

由於葉德輝薦請改易《四部叢刊》欲收之本。此事聞於傅增湘，傅氏曾

<sup>7</sup> 引見〔清〕葉德輝《邨園讀書志》，頁 203-204

<sup>8</sup> 引見〔清〕葉德輝《邨園讀書志》，頁 206

<sup>9</sup> 引見潘景鄭著《著硯樓書跋》(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7月)，頁 164。



與張元濟言葉說之誤，並談真正涂刻本乃故宮與其所藏之本。惜事未成，《四部叢刊》仍以葉藏本收入，留有遺憾。<sup>10</sup>

葉與傅皆為版本目錄學家，亦因為真涂本難得，莫可判斷真贋。然以傅經眼之書多，其說或有其道理。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著錄有涂禎本與正嘉間刊二本情形：

《鹽鐵論》十卷，漢桓寬撰。

**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。**十行、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雙欄，前涂禎、都穆序，云以宋嘉泰壬戌本付梓，此為傳世桓書最佳之本。故宮藏一帙，有季振宜印，海虞瞿氏有一帙，此書張敦仁已翻刻行世。

**明正德嘉靖間刊本**，九行、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單欄，有都穆序，從涂禎本出。此書諸家多有之，余亦藏一帙。《四部叢刊》初編印本即是此書，而誤信葉君德輝之言，標為涂禎本。余嘗為長跋以糾之，《莫目》所載丁禹生藏宋本，亦是此本，卷末黏附「淳熙改元錦溪張監稅宅善本」偽牌子，卷首馮武拔亦偽，余嘗見之。<sup>11</sup>

按，瞿鏞纂、瞿果行標點、瞿鳳起重校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<sup>12</sup>：「《鹽鐵論》十卷，明刊本。漢桓寬撰，弘治間新涂涂禎刻於江陰。是本從宋嘉泰本翻雕，故匡、桓等字皆減筆。雲間張氏注改為十二卷，竄亂舊第，字句亦多椿駁，今陽城張氏重刻本，悉依涂氏之舊。」(頁 329)

又傅增湘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：

《鹽鐵論》十卷，漢桓寬撰，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刊本。十行、二十字，白口，雙欄。收藏鈐有王元章、張達善印、季振宜藏書、滄葦各印，均朱文。故宮藏書。

《鹽鐵論》十卷，漢桓寬撰，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刊本。十行、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雙欄，鈐有光四堂藏、鄭西冉閱、志雅齋、雲輪閣等印。余藏。

《鹽鐵論》十卷，漢桓寬撰，明嘉靖刊本。九行、十八字，前有弘治十四年都穆序。按，此嘉靖刻本，葉奐彬德輝乃據前都穆序，強指為即弘治涂禎本，且以之印入《四部叢刊》，余爭之不得，腕歎而已。其

<sup>10</sup>1927年6月27日〈傅增湘提議四部叢刊改用版本各書書單，商務印書館經辦人意見及張元濟批注〉：「乙、已印不及改：《鹽鐵論》，沈羹梅有真涂禎本」，見《張元濟全集》，卷10，《古籍研究著作》，頁252。

<sup>11</sup>引見傅增湘編《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9年4月)，冊二，頁491。

<sup>12</sup>上海市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

真涂本在江陰繆氏，與此不同。余藏。<sup>13</sup>

而前所言傅增湘所為長跋，今收錄於《藏園群書題記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6月)中。其主要重點為：

### (一)丁本宋刊說不足據

丁藏本著錄宋刊，實為明正嘉刊本。葉氏雖亦見過丁氏藏本，然葉氏已先誤信丁氏藏本偽牌子，以此為基礎再論斷正嘉刊本為涂刻本。而傅氏不僅親驗丁氏藏本，且能目驗眾本，以求其真。

數年前，丁氏族入捆載遺書入都，此書為保古齋殷估所收。余急往觀之，原書乃明正嘉間刻本，卷尾「淳熙改元錦谿張監稅宅善本」木記二行乃別刻粘附者。卷首馮武題識字跡亦凡俗，氣息晚近，決非竇伯所為，使人爽然失望。其後貶價百元售之。中丞公兩目如漆，固不足責。邵亭先生號為精鑑，亦復隨聲附和，不敢訟言其非，則真足詫矣。

正嘉本「字體方版」，與真正涂本圓融不同。此為兩本最大區別。此可見版本相較，當以能目驗為要。

### (二)不能僅據序文為斷

其二，判別版刻不能僅具單一證據為斷，仍須儘可能羅列眾本，綜合檢得一書內外形式為之論斷。葉德輝根據所藏本有涂序，遽以為斷，有失客觀。傅云：「明人翻宋本多錄宋本原序、年號，此通例也，豈得因翻本有涂序遂以為涂本乎？只緣涂本傳世最稀，後人多未得睹，遂皆以翻刻者為涂刻。不意葉氏亦隨俗浮沈如是也。」蓋涂本今日所存不多，或僅三、五部，而於判定時造成葛藤。

吾人從涂禎本與正嘉本版式、字體觀之，嘉靖以後字體趨於橫輕豎重，倘葉氏本為弘治本，則顛覆刻書發展。而從嘉慶張氏本看，其與涂禎本版式或字體幾相似，倘非翻刻，如何做到如此相近？

涂禎本、正嘉本其先後有傳承關係，涂先正嘉後，涂本所據乃宋嘉泰本而來。正嘉本為翻涂禎本，故版式字體有差。清嘉慶十二(1807)年張敦仁本，由於是翻涂禎本，故字體皆屬軟體字，惟魚尾改白為黑。

葉德輝為圓謊，越描越黑，故傅氏總結稱：「葉氏嫻熟著錄，而於板刻無真鑑之力，故同一習見之正嘉間本也，在丁氏則以宋刻目之，在己藏則以涂刻目之。此本前有都序，丁本去之以充口刊。根源既誤，見張刻之不同，則

<sup>13</sup>引見傅增湘編《藏園群書經眼錄》(北京市：中華書局，2008年4月)，冊三，頁456。



力詆張、顧之改易行款以堅其說。蓋緣生平未得見涂本也。及藝風以真涂本示之，則又妄稱為倪本以飾其非。今涂本、正嘉本、倪本、張本皆並儲吾篋中，因為詳著源委，以告後人，俾知凡學問之道要以實驗為真，無假空言以取勝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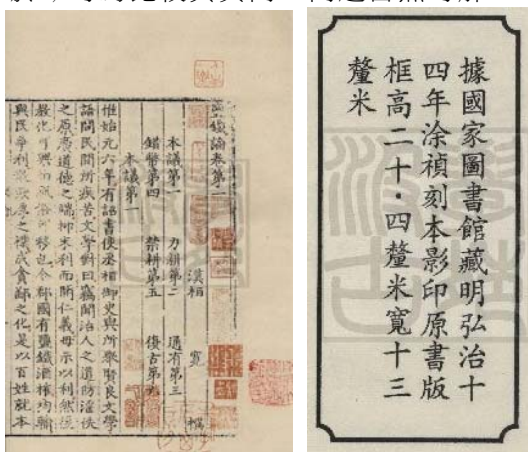
由於此正嘉本極似宋本，書估遽以偽造亦有所見，如潘景鄭《著硯樓書跋》「鹽鐵論校本」條云：「頃於坊肆，見一明刊本，其行款與《兩京遺編》同<sup>半葉九行  
行十七字</sup>，首尾序跋具佚，紙色黯敝，當經估人染色，以充宋槧，特去其前後，以眩人耳目爾！亟假歸，取涵芬樓影印本，勘讀一過，頗有是正。」(頁 166)此本雖不刻，但為嘉靖覆宋本。

#### 四、古籍整理的間隔性

版本鑑別正如傅增湘在《鹽鐵論》長跋所言，必須透過目驗，以及對某一時代刊書有相當認識，方能不背離事實。

惟論學之道，要在心平，考證之途，必勤目涉，意氣固無所於爭，而是非終不欲曲徇。...凡鑑書者，但觀其刀法，審其風氣，即可斷其時代先後，百不失一。此收藏家所宜知也。

目驗之重要，多見論述，如冀叔英言：「《鹽鐵論》的宋元刻本不傳，明代刻本有好幾種，其中以弘治涂禎刻本為較好。因為它在明刻中比較早，而且是照宋本刻的；在它以前有個前人稱元小字本的本子(實是明初本)，雖較早，但品質不如弘治本。至於一種書流傳多或少的問題，在工作中積累一些經驗後也是可以辨別的。」關於涂禎本，2002 年《中華再造善本》另據中國國圖涂禎本影印。於今可為比較其異同，問題自然可解。



《中華再造善本》所收明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《鹽鐵論》書影

其次，前修未密後出轉精。前人限於資料，判別或有錯誤，但隨著資料不斷新出，或可再修正前人之論。此適用於圖書館古籍整理。圖書館整理館藏固然值得嘉獎，然並非整理出版即已足，應每隔若干時日再加以重修，以使臻於完善。

以此本《鹽鐵論》而言，不管弘治十四年涂禎刻本抑或正嘉間翻宋刻本，於今皆難得。而各館兩種皆有藏者亦鮮，著錄上亦有錯誤。而臺灣所藏涂禎本僅故宮博物院有藏。故宮前編《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》<sup>14</sup>記該館藏有兩部，一部三冊，另一部四冊，皆著錄為「明弘治 14 年新涂禎覆刊宋嘉泰刻本」（頁 650）。事實上，吾人只消以書影核對即知其著錄有問題。

該館所藏，一部三冊者，編號「故善 014378-014380」，在此稱之甲；另一部四冊者，編號「故善 007670-007673」，在此稱之為乙。按，甲本即前述傅增湘所著錄藏於故宮者。吾人若以書影核對，顯然乙本當為正嘉間刊本而誤著錄弘治 14 年涂禎刻本，明矣。



臺北故宮所藏兩種《鹽鐵論》書影(左為甲本)

倘因循舊《目》，則不僅對館藏認識有所錯誤，對研究而言亦是貽害。所幸該館資料庫現已更正。

當然此類例子不遑枚舉，筆者亦曾更正不少。此亦筆者所汲汲主張古籍整理是長久事業，圖書館整理古籍，或編書目或撰書志，應每隔一段時日當重新就新材料加以重編，以收後出轉精，更正前目錯誤之效。

<sup>14</sup>臺北市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83年4月